國民日報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六八八九號
民國十七年三月十二日創刊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
湖南郵政管理局執照第八四六號

湖南（第六四七四號）
發行人　丘良任
今日一大張零售國幣一百元

社址：長沙縣閱巷五號
營業處：又一村
電報掛號：一〇三二
電話：省政府總機轉

訂報價目	廣告價目		
每月三千元外埠另加郵費一百元	封上：每日每行八百元，行四十萬	封下：每日每行六百元，行三十萬	長期：另訂辦法，價目另定

沉悶中的響雷！首都恢復和平商談
馬帥接見俞大維周恩來會商

【南京九日中央社電】因意外枝節，一度暫時沉寂之和平商談，自馬歇爾特使返京後，又趨活躍。馬帥九日晨與司徒雷登大使晤談，旋接見俞部長大維。午後四時半，接見中共代表周恩來氏，談話內容未悉。

【牯嶺九日中央社電】駐華蘇聯大使彼得羅夫及秘書中三克，九日晚八時赴行轅晉謁蔣主席，並與主席同進晚餐，外部禮賓司長李駿，國府秘書沈昌煥作陪。

【牯嶺九日中央社電】蔣主席九日下午五時，在行轅接見李濟琛、賀國光、及中農總經理李叙明，中報發行人陳景韓等。

【牯嶺九日中央社電】空軍總司令周至柔頃抵牯嶺後，九日曾兩赴行轅晉謁主席，有所報告。記者詢空軍可否以振品前往蘇北泛區投送，接濟難民？周謂：困難甚多。又周於八一四空軍節前夕返來牯嶺，當係請蔣主席屆時對中國空軍有所訓示。

【牯嶺九日中央社電】空軍總司令周至柔，九日下午五時半由京抵牯，我駐暹大使李鐵錚同來。

•國府外務局長陳方，九日離牯赴京。又央文官長吳鼎昌，即將由京來牯。

【南京九日中央社電】社會部合作事業管理局局長壽勉成，奉主席電召，日內飛牯。

【牯嶺九日中央社電】勵志社總幹事黃仁霖，將代表蔣夫人赴東北散放振品，慰問難胞。

【南京九日中央社電】彭學沛九日下午五時自京飛潯公幹。

【西安九日中央社電】魯克斯一行，今正午由蘇過此，曾下機入城，拜訪胡宗南長官，下午一時離此飛京。

撲滅「中原軍區」戰火 成立過渡時期協定
停止衝突有效時間延長 雙方部隊各撤退十英里

菲移民局正式聲明 限制華人入境不確

社論　一個治安問題

盟國對日和會 決將提早舉行
日首相吉田茂肯定表示

台鹽產量多 源源運日本

八年侵略戰爭 日本損失重大
百多萬人成了砲灰

遠東法庭提出文件 證實日本又一陰謀
迫使英美放棄支持我國

功成不居！
一萬四千軍官退役 方鼎英陶廣均在列

陸軍上將

陸軍中將

其他

艾格敦將來華
就任聯總中國分署長

運華救濟物資有增加

中共藉口「程序問題」 阻擾調查安平事件
第二十五小組無結果返平

首都記者團 空中視察泛區
蘇北一片汪洋盡成澤國

共軍進窺太原
蘇北連日激戰泗縣解圍
中共軍政幹部紛紛來歸

日本會黨 活躍祕魯

越暹邊境 衝突又起

青年團全代會 定期在廬舉行
會前開中央幹監會議

和會波瀾起伏
莫洛托夫出爾反爾
否決程序規則議案

（本報南京九日專電）巴黎廣播：今日在和會中，蘇聯已遭遇失敗，莫洛托夫對三分之二表決程序規則問題之爭辯，使會議之進展，延擱十天。蘇聯於失敗之餘所表現之反作用，即在今晨之復會中，烏克蘭代表曼紐爾斯基為其力辯不已。貝爾納斯為促使和會之成就，已允即撤銷其莫洛托夫之演說之要求，但在今晨開會以後，約論會中斷一時，各小國當公開攻擊蘇聯，俱自由發表其意見，此種爭辯，實為第三次大戰之誘因。

（本報南京九日專電）巴黎廣播：今晨復起之爭辯，會議之表面顯出無甚著之進展，烏克蘭代表發利斯斯基謂英代表團企圖操縱會議，並攻擊貝爾納斯，謂其在前外長會議中，保留權利，以選擇和會議之程序云。

（倫敦八日中央社路透電）蘇外長莫洛托夫，今日宣佈，蘇聯并未會同意程序委員會所建議之和會中獲得普通多數票之建議案即可遞交四外長會議。但以後，使巴黎和會人士大感驚訝，莫氏謂和會僅以一票之多數通過議案，以十一國代表團之建議即壓其餘十國同意，蘇聯不能贊成，因之蘇聯認為規則委員會所提通過之決定，乃一錯誤之決定，并堅持委員會應予以修正。

蘇要求德國賠款一億
英表示不同意
謂其逾越波茨坦協定

義相抵巴黎陳述意見

對巴力斯坦問題
英國一意孤行
將不顧美國拒絕協助
決不放棄委任統治權

盤尼西林
分署配發醫院
規定使用原則

美洲將領策劃
西半球聯防
防備三次世界大戰

從「計劃經濟」到「計劃政治」（上）
羅青山

王主席嚴令追繳
各縣田糧處爛賬
手令省處訂定辦法

加强防疫
省府撥款二萬萬元
充實省立醫院藥品

蔣主席電勉省參會
協助監督田賦征實
省參會已覆電表示擁護
並電各縣參會切實遵辦

經濟未復常態
田賦仍宜征實

地方公教人員
待遇以頓改善

劃切宣導
嚴密監督

國立中學復員學生
申請登記分發就學
教育廳規定四項辦法

救災運動狂熱展開
獨婦女界態度冷淡
急救會負責人之感慨

本省農村經濟概況
今年春收尚屬中平

魯岱獨字助賑
共得二百餘萬

旅陝湘籍同鄉
募兩千萬賑災

本市商業銀行
上月存放概況

桐油出口
暗本甚重

本年度田賦征實
隨賦帶募積穀
省府常會通過辦法三項

人民自由保障委會
社部頒佈辦法
並請省黨部策動組織

復員青年軍
請求優待
省府批示辦法

非大丈夫
求妻不得自殺

昨日行情

各地商情
（南京九日中央社電）

交通一覽
△水路

公司名稱	輪船碼頭	開往地點	時間	票價
楚裕	小西門	漢口	每星期一、三、六晨六時	15,700
		湘潭	每日晨五時、八時	1,780
		南縣	每日五時開	10,000
		津市	每逢二、八晨七時	10,300
		常德	三、六、九	6,000
湘西	第一、二碼頭	湘潭	每日上午十時	1,780
		益陽	每日晨五時	4,500
		湘陰	每日晨六時	3,800
		常德	每日下午二時	9,550
長江	大西門	漢口	同前	15,700





大時代中的小故事

天俠

一天沒看見小河，實在有點奇怪。晚上，下着毛毛雨，天氣非常冷，我在黯淡的燈光下，寫信給玲姐。五年沒看見她了，她現在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一個星期前，來信告訴我，說姐夫的生活很艱苦，這些天精神有點不痛快，所以我不得不去安慰她。

近來不大喜歡寫長信，動盪的生活，使我的情緒不安定，我伏在桌上凝神，一會兒又提起筆寫上了「玲姐」：

外面有人叩門。

「鄧先生嗎」？我辨不清這是誰的聲音，一位穿藍布長衫的工人模樣的人走了進來，他遞給我一張紙條。

「你是？……」

「小河先生叫我來的」。

「啊！哦！」我打開紙條。

天俠：

我在江蘇酒家，希望你即來此地，有一件不太平凡的事，你大概很高興看到。

小河即刻

「啊！哦！你先走一步，我等會就來」。

「你可一定」？送信的人睜大眼睛望着我，我有點不自然。

「一定的」。他帶上了門。我在思索那不平凡的事。皮鞋破得不像樣子，一下雨，就使人怪厭煩的。

「誰作他的東道呢」？我有點懷疑，因為我知道他一向來也同我一樣窮得要命。「而且還要我去?!而且還是件不太平凡的事。而且……」

……

一大串疑問，裝在腦子裏，馬路上很少行人，路燈很暗，小汽車閃着光飛馳去，泥濘直濺到我的傘上。霧籠罩在夜的籠罩下，是看不出什麼的，拗一個灣，是一條僻靜的馬路，下面是嘉陵江，對岸有許多密密點點的燈光，那裏是一排工廠，我沿着馬路走，要小河的地方去。

都市的夜，對於我是引不起多大興趣的。我發身來漂泊在外面，忍受了一切別人所能忍受的生活，我想去找友情的溫暖，可是卻獲得更多的諷刺，因此對於複雜紛紜的社會，簡直是充滿恐懼的憎恨。

我帶着一種疑惑與好奇的心理，走進江蘇酒家，侍役掛上一副殷勤的笑臉，在他那熱烈而拖着腔調的聲音裏，我的臉微微一紅。我首先說明我是來找一位朋友的。

我到最裏面，沒有看到小河，我非常氣，在靠近的一張桌子上，有一位年約五十歲的老人站了起來，我和他打了一個照面，我低下了頭，想舉步走出去。一眼，我是找小河的鄧先生吧！

「哦！是，是，正是」答着他，我有點侷促不安，我問小河先生到那裏去了，我說有點事要找他。

棉軍服給雨打濕了，傘上的雨點還在滴。他邀我入座，我不敢坐定，坐在對面一位年輕女郎低聲地說，「爸，我早說過他會來找二哥的朋友的」。

「你老人家是小河的……！」

小河從外面進來的笑聲，把我的話打斷了，他今晚換了件嶄新的外衣，手裏拿着許多年糕和糖果，這是他剛從外面買回來的，他首先為我介紹他的父親和妹妹。

「啊，李伯伯，什麼時候到重慶來的」？

「昨天下午」。小河替他的爸爸回答。他吩咐茶房去把年糕弄好，他要他的妹妹曼萍叫我「天俠先生」。

「別客氣」！我急得臉紅，我怪小河我什麼跟我開玩笑！「你是你的朋友，你的妹妹不就是我的妹妹」？

「天俠先生」，曼萍這樣稱呼我，她說：「我早就聽熟先生的名字，二哥時常來信告訴我們哩」！

「謝謝你」，我回過頭來。李伯伯正含笑的在旁邊望着我們，這是一點不驗態，我感到拘束，我說，李伯伯，你老人家不是在西安」？

「是的，我這次是從西安來的」。

「大約預備在這裏住多久」？

「一個星期」。

「那末……」我不明白他來此的用意。

「我來，一方面想瞻仰瞻仰抗戰八年的陪都，也為看看分別了八年的小河，並且送曼萍到這兒來進學校」

老年人的聲音如此慈祥，我的心弦被激動了，我竭力鎮定地說：「太好了，太好了，抗戰八年的司令台，實在值得我們瞻仰，小河比以前更長得結實了。我真羨慕你老人家的福氣，同時我也更羨慕小河的幸運……」

「天俠」！小河立刻插進來，他已經知道了我的心事，他說：「別這樣激動吧！我的父親就是你的父親，爸爸來看小河，也同時來看小河的一切朋友」。

今晚是舊歷除夕，酒館裏都卻客特別多，第一道菜端上來，李伯伯要我乾酒。

「好」！我恭敬地站起來，斟滿一杯酒，「讓我敬一杯，祝福李伯伯的康健」。

李伯伯毫不推辭地乾一杯，他似乎有着說不出的高興，猜猜我又看看小河，他連連道着謝謝。

「讓我也來敬一杯」，曼萍小姐把酒斟滿了我們的酒杯，我們同時乾下：「祝天俠先生快樂」。

我的心在跳動。小河鼓掌。李伯伯露出微笑。今晚我們誰都興奮，舊雨重逢，在小河的心理是多麼愉快，我感到父子間的愛的偉大，更感到天地之間至親至信中的神秘。

回來，冷風吹到臉上，微微有點醉意。

提到戰爭漩渦中，多少人沒有了父親和母親，多少人沒有了兄弟和姊妹，能夠在重親和平的時候，看到自己的父親和母親，還依然健在，看到自己的兒女，比以前更長得茁壯，這是一件如何激動的事。這是最痛苦的遺憾，這是人類的大享受！

走到宿舍裏，電燈已熄，藹明、青年、洋娟都圍坐在黯淡的光前，神色有點不自然，他們在板櫈上臉什麼，可是我沒有注意到，我好像也不暇顧及，別說小河一個小孩子，從西安來到重慶的父親的故事，他們報給我以微微一笑，一種更大的笑聲包圍着的。

我倘在床上，靜靜地體驗到愛之真義，我記起了玲姐的信還沒有回，於是我又坐着寫給她的來信。（未完）

野花

辛開銓

一個星期日的早晨，我偶然踏進了老潘的寢室，看神氣他大概剛刮完臉，保險刀，肥皂，手巾，零亂的甩了一滿桌上，床上，椅子上，書架上，剪剩的刊物，是書，和報紙，被窩，都搖做一團，蓆子是曲，它們都好像受了最大的委曲，瞪大了抱怨的眼，依然望着它的主人的那幅閒自在的神氣。

老潘穿着一件條花虎綢內襯衣和藍士林布的短褲頭，在一隻滿插着野花的花瓶前，彎着腰，很小心的工作着，他似乎對於我的進去，毫沒有注意到，他把一片片焦黃了的、顏色的花瓣，從花叢裏撿了出來，投向窗外去。他目不轉眼的望着花瓶上的花叢，可是，他從沒有對投向窗外的花片望過一眼，任憑那些被他遺棄的花片，慢慢的向下落着！落着！終於無聲的落到窗外的增滑上。

小寶樂着妹妹，牽着他的小汽車，內小喇叭「阿黃——」，在增滑上開始了他們的工作。

「這裏是汽車站，妹妹！你做站長，阿寶做顧客，我來駕駛，好不好！」

「不行！那有跟着汽車跑的駕駛員哪！」

老潘還是在那裏側着頭，尋找那些終要萎謝的花片，孩子們的提議，并沒有惹起他的注意。

老潘！幹甚麼？我有些忍耐不住了，開口喊他。

「嘿嘿！這些萎謝了的花片，夾雜在裏面很難看，所以我把它理一下！」「你甚麼時候進來的？我怎麼不知道！」他掉了他滿堆着笑容的臉向我說，並且遞過香煙和火柴。

「你怎麼不把那些萎謝了的花片擠在一起，當然的快樂再把它作一個妥當的安慰呢？」

「嘿嘿！嘿嘿！我沒有林黛玉的「心」「情」！」

「到站了，旅客們下車呀！」孩子們尖小的聲音，在那裏叫着笑着。

我點了香烟，走近窗戶，看孩子們天真的遊戲，我發現了那些被老潘的手扔下的花片，已經被孩子們踐踏成了泥濘，比較的也有得變，三片片飛成了失色的，仍舊是失色的，可是，沒有人會注意它，它焦黃而暗淡，似乎有無窮的悲懷，微風慘慘的掠過在圍角的孤立，發出了悲淒的情的太息。

當我回轉頭來的時候，老潘便偶在竹靠椅上，望着那瓶鮮豔的野花出神，房子裏暫時陳現着沉寂，一個一個的烟圈，從我的嘴裏向上飄去，漸次擴大，也漸次淡……淡，終於淡下去了。

[illegible]

我有些恍惚了，這些片刻總離開的野花的未來命運，在我的腦子裏盤旋着。我對那一朵野花，寄以同情的情。

國民公園

◇新一五四期◇

長沙之戀

勵俠

長沙，一個可愛的江城！

八年前，我從遙遠的北方，背着流亡的烙印，在這兒逗留過，雖然一個不算太短的日子裏，我愛上了這個夜的天心閣，我愛嶽麓山的水陸洲，我愛湘江，我尤愛這蒼暮下的生活——長沙！

抗拒的力量，把我帶到另外的一方，我依依不捨的離開了，於是我依戀於我所依戀的長沙！

離開了長沙，在武漢的一月，我打發了一個個寂寞的日子。三年的戰事，我給自己的基礎「一個秋天」，學習着自己的身旁學校教育。又離開了三十年，我在陝南完成了一個階段的學習，重慶給我最後的一個階段最高的時候，正在湘南省各個的戰區「湘大方案」，聽見了「一把大火」，在長沙燒得精光，當時我還在長沙駐足了三個月的過客，聽到了「長沙大火」的消息不禁由衷的感到一種莫名的憤慨與恰痛。

一次，兩次……三次，四次……湘北的敵人始終不能把牠的魔爪插進長沙，長沙像鋼鐵般站立在敵人的前面，牠屏障着大西南的安全！

終於長沙陷入了敵人的魔手，牠曾時地喘息在屈辱的日子裏！

敵人投降了，長沙很快的投入了祖國的懷抱。

「長沙在廢墟上站了起來！」

五個月前一個路經長沙的友人報導給我這一個可喜的消息，當時我心裏真有說不出的快慰與嚮往！

今天，我從四千里外回來了，雖然牠仍滿身瘡痍，但是我卻從牠的「瘡痍」上看見了新機。

長沙，趕快站起來吧！我深深地為你祝福！

吻（五）

西蟒

這樣，我應該要感謝你，更應該在上帝的座前為你衷求着，衷求上帝再給予你數十年的生命才對的，不過，先生！你得明白，二十年來我是一個純真的處女，我的靈魂像一塊透明的水晶，沒有一絲瑕跡，沒有半點暗影，雖然在生前我的主人曬罵我，俘虜我，有時甚至鞭打我，但他們並沒有吻過我的手臂或嘴唇，所以在生時我是那麼想着：如果在人世能保持處女的貞操也是無上的光榮了！不過，人類的確是矛盾的動物，當我死前的一分鐘，想起其餘的女子都有着丈夫或愛人，都獲得過男子的溫暖或沉醉，這又使我為寂寞的孤獨而悲哀，所以當你狂吻我的嘴唇時，我是笑了。

但是，先生！如果你真正的愛我，那是好極了！可是你並不愛我，我很明白，像你這樣身份高貴的青年，是不會愛一個患着肺病而快要死亡的婢女的，致於你的吻，那是黑暗中的錯誤。本來你並沒有犯着怎樣了不起的大罪過，然而，先生！這在我是莫大的損失，因為在我的立場，不管你是在黑暗中的錯誤，事實上你已經吻了我，追悔嗎？來不及了，我的靈魂已經印上你的唇痕了，這正如一塊潔白的美玉塗上了玷汙一樣，擦不去也磨不掉，先生！我二十年來珍貴的貞操，幻滅在你那無意中的一個接吻裏！啊！啊！先生！這是誰的錯呀？現在，你再計算一個吻的價值吧！……

好了，因了你沾污了我的靈魂，我要永遠地追求你，沒有再留戀人世的時間了，跟我走吧，先生！」

她說完，伸出了黑手，掩蓋了他的眼皮，他長嘆了一聲，縮平了手臂，便永遠地離開了人間。

雞啼啼破了大地的沉寂，東方閃出一片白光，救堂裏早禱的鐘聲又響起來，而那白髮斑斑的老婦人，在放聲痛哭着，抖顫的雙手在地愛兒的胸前放着一枝白燭。（完）

抗戰詩話（二續）

炎玉

「艱難天路更奚如？行色倉皇忍問書。小別可曾知世換，無為漫憶劍生初。數關兵氣殊愁汝，若帶邊聲儘起予。聞說稻粱今不易，水邨非復舊淮約。」（雁）「聊混當巢原何意？巢幕忘身有獨賢。正感故情非漢淚，可能書記與翩翩？秋風苦汝重為客，春夢為人覺執先。柳外斜陽池上影，相望相對總相憐！」（燕）「漫噎無端只呻吟，正是離騷為古心。高處聲身原不易，動人為感抑何深！鄉枝搖曳誰相續？意境覺詩猶未禁。最憶客途秋又老，殘宵愁聽和寒蛩！」（蟬）與仙模所作詠物三律也。家國之痛，身世之感，皆於此詩中見之。情感深厚，物我交融。王靜安先生所謂「不隔」者，非此之謂歟？此詩當係三十一年秋在桂時所作，先生自注後錄以示余。觀「秋風」「春暮」一聯，有若詩讖。曇雲猶新，而為木已拱，錄詩至此，不禁愴然！

詩人林庚白，戰前在渝，為隨筆詩話以自活，名曰「雙梧書屋」，二十七年來渝，居中一路高廬，香港淪陷，羅於難。余憶其有題伍蠡甫所作孟四郊多壘圖一絕云：「會見神州盡骨枯，至今留眼閱東胡。四郊多壘君能說，濡墨蒼茫膽氣麤。」林所作詩六卷之多，名之為「吞日集」，固知其不屈素志，以身殉節也。